

THE WORLD UNHAPPY  
YESTER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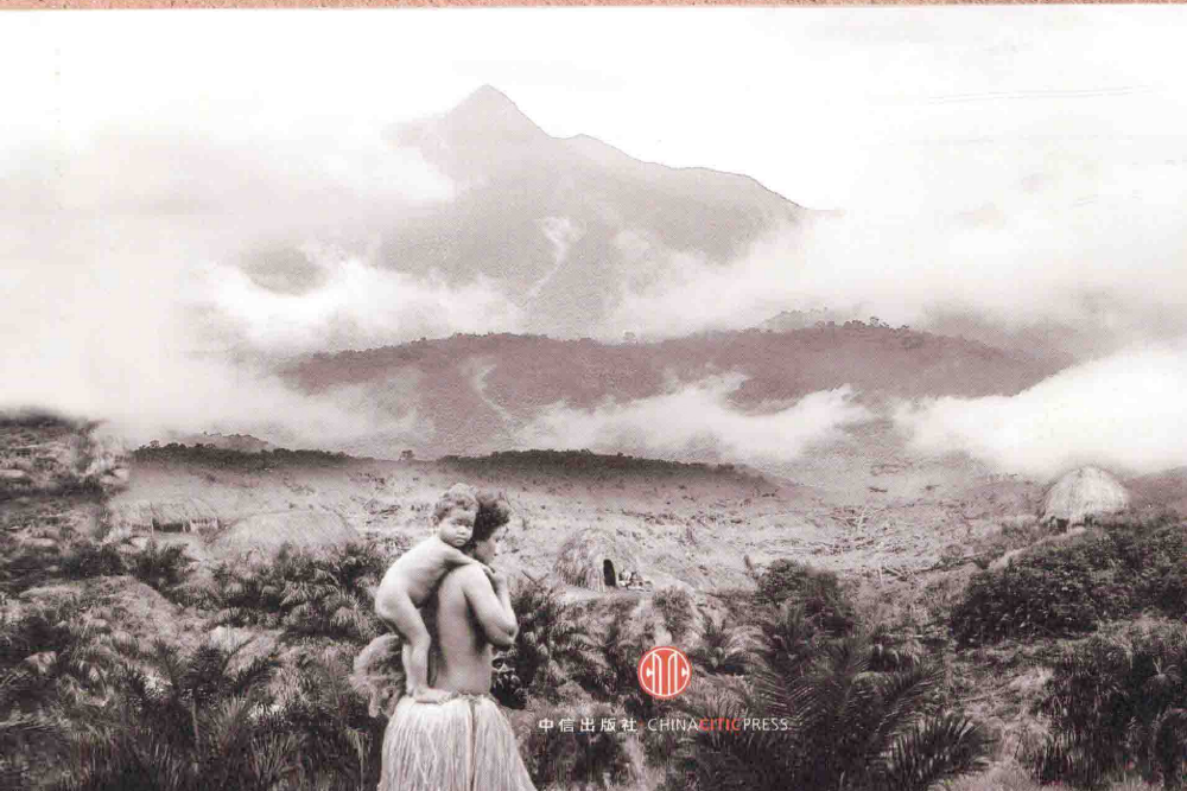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

# 昨日之前的世界

我们能从  
传统社会学到什么？

【美】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著  
廖月娟 译

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新作  
颠覆人类看待社会与秩序的视角 / 在传统社会中找寻现代文明新脉搏



中信出版社 CHINACIFIC PRESS

#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

## 昨日之前的世界

我们能从传统  
社会学到什么？

[美] 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著  
廖月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昨日之前的世界 / (美) 戴蒙德著, 廖月娟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8

书名原文: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ISBN 978-7-5086-4645-9

I. 昨… II. ①戴… ②廖… III. 社会发展—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3868 号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by Jared Diamond

Copyright © 2012 by Jared Diamon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昨日之前的世界

著者: [美] 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 廖月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插页: 32

印张: 23.5

字数: 37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055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号: ISBN 978-7-5086-4645-9 / K · 392

定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目 录

序 言 在这个机场 /001

**第一部分 划分地盘**

第一章 朋友、敌人、陌生人、商人 /031

**第二部分 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 一个儿童之死 /065

第三章 小战争 /095

第四章 战争面面观 /103

**第三部分 儿童与老人**

第五章 养儿育女 /137

第六章 如何对待老人 /165

## 第四部分 危险与应变

第七章 神经质的必要 /189

第八章 狮子与马路 /213

## 第五部分 宗教信仰、语言和健康

第九章 电鳗与宗教的演进 /249

第十章 七嘴八舌 /285

第十一章 健康四宗罪：盐、糖、油、懒 /317

尾 声 在另一个机场 /351

致 谢 /365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序 言

## 在这个机场

### 机场一隅

2006年4月30日，上午7点，我在机场入境大厅，在拥挤的人群中紧握行李推车把手，准备搭乘今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这个场景我再熟悉不过了：几百个旅客，有人拉着行李箱，有人扛着箱子，有人背着背包，有人抱着小孩，在长长的值机柜台前排成一条条长龙，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地勤人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计算机屏幕，人群中夹杂着一些穿制服的人，如飞行驾驶员、空乘人员、行李安检员等，两个警察站在人群中，看起来颇为醒目——也许他们站在这里只是要让人知道这里有警察，安检员用X射线机检查行李，航空公司地勤人员为托运的行李贴上标签，行李搬运工则忙着把行李放到输送带上，希望所有的行李都能准确无误地送往飞机货舱，值机柜台的正对面是一排商店，卖报纸和快餐。我还看到墙上的时钟、公用电话、自动取款机和通往上一个楼层的滚梯。当然，从航站楼的窗户望过去，可以看到飞机在跑道上列队。

柜台地勤人员盯着计算机屏幕，敲打键盘，时而从刷卡终端机打印信用卡签单。排队的人站在等候线的后方，有的在开玩笑，有的耐心等候，有的等得不耐烦，有的则跟朋友打招呼。轮到我的时候，我递出我的飞行旅程表给一个我未曾谋

面的柜台人员。我想，自此之后我或许也不会再遇见她。她给我一张登机牌，让我得以飞到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地方，我不曾去过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住在那里的人，但他们应该能容忍我，让我踏上他们的土地。

对来自美国、欧洲或亚洲的旅客而言，尽管他们曾见过相似的场景，但这个机场给他们的印象特别新鲜而且强烈，除了我和一些外国游客，这个大厅里的人清一色是新几内亚人。外国人还会注意到机场柜台插的国旗不是星条旗，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旗——上有红、金、黑三色，左下的黑色三角形有南十字星，右上的红色三角形则有只金色的天堂鸟。航空公司的标志也看不到美国航空或英国航空，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空；机场屏幕显示的目的地也颇具异国风情，如瓦佩纳曼达（Wapenamanda）、戈罗卡（Goroka）、基科里（Kikori）、孔迪亚瓦（Kundiawa）、威瓦克（Wewak）。

这个机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对新几内亚的历史有点儿认识的人都不免为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所震慑、感动。我初次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在1964年，那时这里仍是澳大利亚统治的领地。旧地重游，我不免想起澳大利亚人在1931年“发现”新几内亚高地时拍摄的照片——约有100万个新几内亚村民在这片神秘的土地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那些高地人几千年来一直与世隔绝，初次见到白人，不由得以惊恐的目光盯着这些外来者（见图30、图31）。2006年，我在莫尔兹比港机场，当地人的面孔一张张映入我的眼帘——旅客、柜台人员和飞机驾驶员等，我发觉这些人的面孔和那些老照片上的脸很像。我身旁的人当然不是照片中的人，但那五官和照片中的人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想，这些人或许是那些高地人的子孙。

2006年我在莫尔兹比港看到的那一幕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与1931年澳大利亚人拍的“第一次接触”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服装。70多年前，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居民身上几乎一丝不挂，顶多围着草裙、在肩上背着网袋或是插了鸟羽头饰。但2006年的新几内亚人穿着打扮就跟西方人没什么两样，穿着衬衫、裤子、裙子、短裤，有的头戴棒球帽。不过是一两代的光景，新几内亚高地人已走出石器时代来到现代

机场大厅，学会写字、使用计算机，甚至会开飞机。这些人当中有些或许是他们部落里最早学会识字、写字的人。我在机场从一对祖孙的身影瞥见这样的代沟：年轻人穿着飞行驾驶员制服，牵着老人的手。年轻人解释说，那个老人是他爷爷，今天是他第一次搭乘飞机。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神情正如 1931 年拍摄的那些照片中的人。

但熟悉新几内亚历史的人稍稍观察一下，不只是发现 1931 年的人穿草裙、2006 年的人穿着已像西方人，还能看出更大的差异。1931 年的新几内亚社会缺的不只是工厂大量生产的衣服，也没有任何西方科技产品，如时钟、手机、信用卡、电梯和飞机。更根本的是，在 1931 年，新几内亚高地人没有书写系统、金属、金钱、学校，也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要不是我们近年目睹了新几内亚的蜕变，我们或许无法相信一个没有文字书写的石器时代社会，如何在短短的 30 年间脱胎换骨，跻身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

如果你熟悉新几内亚的历史，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就会注意到 2006 年在莫尔兹比港都机场所见与 1931 年澳大利亚人拍的新几内亚高地还有其他差异。在 2006 年的场景中，老人看起来比较多，但很少来自新几内亚高地的传统社群。第一次来到新几内亚的西方人，站在机场大厅，乍看之下，会认为那些新几内亚人是“纯种族群”，每一个人都是卷发、皮肤黝黑（见图 1、图 13、图 26、图 30、图 31、图 32）。其实，他们是“混合族群”，拥有不同的面部特征：来自南方海岸的低地人大都是高个子，胡子稀疏，脸形比较狭长；高地人则很多是矮个子，胡子茂密，脸形较宽；小岛岛民和北方海岸低地人面部特征则有点儿像亚洲人。在 1931 年，你不可能同时遇见高地人和来自南北海岸的低地人。在那个时代，只有同一种族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是语言学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的机场竖起耳朵听当地人说话，应该可以辨识几十种语言，各属不同的语族：有些是声调语言，也就是字音会有一些的高低起伏，如汉语；有些属南岛语族，有简单的音节和子音；有些则是非声调语言，如巴布亚语。如果你在 1931 年碰到一群新几内亚人，也许可听到几种语言，但不会像现在，一群人齐聚一堂，用几十种语言交谈。2006 年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首都机场值机柜台，最多人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和巴布亚皮钦语（Tok Pisin，又称新美拉尼西亚语，也就是混杂当地语言的非正统英语）。很多旅客都用这两种语言交谈。但在1931年的新几内亚高地，每个区域里的人只说当地的语言。

你还可从1931年和2006年这两个场景发现一个微妙的差异。在2006年，有些新几内亚人体态和一般美国人很像，也就是挺着啤酒肚的大胖子。但在75年前拍摄的照片里，你可看不到胖子：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很精瘦，肌肉线条鲜明（见图30）。如果我有机会和那些机场旅客的医生谈谈，再参考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公共卫生统计数字，就可得知当地罹患糖尿病的人数有增多的趋势，多半是肥胖引起的，近年来高血压、心脏疾病、中风和癌症的病例也有不少，但在30年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

另一个差异在西方现代人的眼里或许根本没什么。2006年聚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机场大厅的那群人大都未曾见过彼此，但这些陌生人不会一见面就打起来。这在1931年的新几内亚高地是无法想象的事。当地人看到陌生人都会提高警惕，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因此可能会把那些人杀掉。是的，在2006年的机场大厅虽然有两个警察在场维持秩序，群众一般都很自制，也很放松，认为陌生人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了解自己身在法治社会，如果发生口角或演变成暴力事件，警察和士兵都将蜂拥而至。但在1931年，警察和政府还没出现。机场大厅的旅客可以飞到瓦佩纳曼达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任何一个地区，不需要任何通行证，就像现代西方世界的人一样自由，但是以前可不是这样。在1931年，任何生于戈罗卡的新几内亚人都不得到172公里以外的瓦佩纳曼达。如果你是戈罗卡人，想要往西到瓦佩纳曼达，只要一离开家，在十几公里之内就可能被当成陌生人杀掉。然而，我却飞了约1.1万公里，从洛杉矶飞到莫尔兹比港——单单这趟旅程已比一个传统新几内亚高地人一辈子能走的路要多上几百倍。

总而言之，从这些差异可见，新几内亚高地这75年来的转变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几千年来的发展。对个人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变化甚至更快。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朋友告诉我，我见到他们的10年前，他们还在打造石斧，参加传统部落

战争。到了今天，上述提到的现代科技，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如金属、书写、机器、飞机、警察和政府。他们知道现在胖子很多，遇见陌生人不会害怕，也知道其他族群的存在。但就人类史而言，这些现代人类社会的特征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 600 万年，自从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各自踏上自己的演化之路，人类社会就没有铁等东西。直到 1.1 万年前，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才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萌芽。

因此，如果我们把新几内亚<sup>①</sup>这 75 年来的发展放在人类演化的 600 万年漫长河中，从某些层面来看，新几内亚犹如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社会的昨天。世界其他地区虽然也有这样的转变，但很早就开始了，而且非常缓慢。不管如何，“缓慢”一词是相对的：即使是在最早出现这些转变的地区，由于不到 1.1 万年，与 600 万年相比，还是短如一瞬。基本上，人类社会近来已经出现非常深刻且快速的转变。

## 为何研究传统社群

为什么传统社群具有吸引人的魔力？<sup>②</sup>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令人好奇。从某些层

---

<sup>①</sup> 这里说的“新几内亚”也许不够明确。本书所说的“新几内亚”是指新几内亚岛，即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在赤道附近、澳大利亚的北边。我提到的“新几内亚人”则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这个岛因为在 19 世纪被欧洲各国瓜分，因此分裂成东西两半。东半部包括许多邻近的小岛，是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原本东北是德国的殖民地，东南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由澳大利亚托管，1975 年独立。澳大利亚人称原德国殖民地为新几内亚，而原英国殖民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西半部本来是荷兰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969 年起，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省（旧名伊里安查亚省，后改名为巴布亚）。我在新几内亚岛的田野调查工作则一半在岛东，一半在岛西，并无偏重任一边。

<sup>②</sup> 本书所谓的“传统社群”或“小型社群”是指从古至今，人口密度小的社会，人口总数只有数十人到数千人，以狩猎—采集或农牧为生。他们的生活形态因与大型的西方工业社会接触而受到影响。其实，直到今天，这样的传统社群依然存在，然而因与西方接触而产生了一些转变，因此也可称之为“转型社群”，尽管如此，这样的社群仍然保留过去小型社群的许多特征。我在本书以传统小型社群与西方社会进行对照。后者就是大型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由政府统治、管理。本书的大多数读者应该都是来自这样的社会。我称之为“西方”是因这些社会的重要特征（如工业革命和公共卫生）都源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西欧，就此扩展到海外各国，其他国家因而得以跻身工业国家之林。

面来看，传统社群的人对我们而言似乎很熟悉，也很容易了解，但从其他层面来看，却和我们大不相同，宛如另一个世界的人那样难以理解。1964年，我初次踏上新几内亚，那年我才26岁。新几内亚人的样貌叫我瞪大眼睛：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美国人，不但使用的语言不同，穿着和行为也大相径庭。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我不断回到这个地方，前后有数十次之多，每次停留1~5个月，至今已走遍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岛屿。我和当地人成为朋友，原来的新奇感也渐渐消失。我们常常天南地北地闲聊、说笑，对孩子的教养、性、食物、运动等话题都很感兴趣，我们的种种情绪也会互相感染，如愤怒、恐惧、悲伤、轻松或狂喜。即使是他们的语言，也没我原本想象的那么陌生、困难。如果我们熟悉的主要语族是主题曲，他们的语言则是变奏。虽然我在新几内亚最先学到的第一种语言佛尔语和印欧语族无关，词汇也和我熟悉的语言完全不同，但佛尔语的动词形态和德语很像，双重代词像斯洛文尼亚语，后置词像芬兰语，表达远近的三个指示副词“这里、近处的那里、远处的那里”则像拉丁语。

但我被这些相似点误导。等我渐渐熟悉这里时，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一样。”我后来才发现我错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的新几内亚友人计数东西，不是用手指一个个数，就是用画，不像西方人利用抽象的数字；他们择偶的方式不同，对待父母和教养子女的方式也和西方人不同，他们对危险的看法不同，友谊的定义也和西方人不同。因此，传统社群和西方社会既相似又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些异同就像万花筒，让西方人看得目眩神迷。

关注传统社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依然保存我们祖先在几万年前的生活形态。今日社会有这样的面貌都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形态塑造出来的。直到1.1万年，人类才从狩猎—采集生活转为务农，最早的铁制工具在7000年前才出现，而最早的国家与书写系统则是在5400年前才诞生。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几乎都停留在传统社群的阶段，只有到最近才变成现代社会。本书读者吃的东西大部分是从商场买的农产品，用不着每天到野外狩猎、采集；使用的很多是金属器具，很少是石头、木头或骨头做的工具；国家、法庭、警察、军队、阅读、书写等也都是现代社

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但这些都是最近才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新东西，今天全世界仍有数十亿人或多或少以传统生活形态在过日子。

即使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依然可见传统生活形态的影子。在第一世界的乡间，很多纷争还是利用传统的、非正式的机制来解决，而不是上法庭诉讼。这是我在蒙大拿谷地观察到的，每到夏天我总会和妻子、孩子一起去那里度假。大城市里的帮派如有争端，也不会叫警察来帮忙处理，而是利用协商、补偿、恐吓、打斗等传统手段。我的欧洲朋友有些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欧洲小村子长大的，他们形容的童年就像新几内亚村落里的小孩的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互相熟识，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结婚对象都住在附近，终其一生都没离开这个村子，只有在世界大战那几年，年轻人才离开家乡到外地打仗。如果村子里有人卷入纷争，最后总是可以重修旧好，即使心中仍有不满，也只能忍耐，因为你必须在此地终老。也就是说，昨日世界并非完全被今日的新世界取代，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依然可在今日世界发现昨日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了解昨日世界。

读者一路读下去将发现，传统社群的文化习俗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多元。从这些文化习俗的种种表现来看，现代社会的文化标准不但和传统标准大不相同，而且倾向极端。例如，传统社群与任何现代工业社会相较，有些传统社群对待老年人非常残酷，有些则比较懂得敬老尊贤，让老年人安享天年。以这两个极端而言，现代工业社会倾向前者。然而心理学家研究人类的本质、寻找通则之时，取样却极其狭隘，失之偏颇。以 2008 年一篇发表在顶尖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报告为例，该报告研究的受试者有 96% 来自西方工业国家（北美国家、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来自美国的就占 68%，而其中的 80% 皆为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何以能代表美国社会？正如学者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斯蒂芬·海涅（Steven Heine）与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所言，我们对人类心理学的了解大抵基于某一群的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共同的特征就是：西方人（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来自工业国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以

及生活在民主社会（**democratic**）。这几个特征的英文首字母凑起来，就可组合成一个单词，也就是**WEIRD**（怪异）。的确，从世界文化差异的标准来看，这群受试者实在是怪异的一群。在很多采样来自全世界不同族群的文化现象研究中，这些受试者显然是离群值。学者取样研究的现象包括视觉、公平、合作、处罚、生物推理、空间感、分析、全面思考、道德观、服从的动机、做选择以及有关自己的概念。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所谓人类的本质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必须大幅扩大研究样本，不能只局限于美国心理学系的大学生，才能了解传统社群的全貌。

社会学家或许可从他们对传统社群的研究，得到一些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至于其他人则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向传统社群学习。传统社群代表建构人类社会的几千种自然实验。为了解决问题，传统社群的人曾想出几千种不同的办法，和西方现代社会采取的解决之道大异其趣。我们将发现，传统社群的一些做法甚至让我们啧啧称奇，没想到他们也有胜过第一世界之处。他们自有一套养育儿女和对待老人的办法，知道如何保持健康、了解说话的艺术，也懂得享受余暇、解决争端。我们自诩为科学昌明的现代人，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做法都变得大有问题，变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所谓见贤思齐，传统社群有些地方或许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过得更健康、快乐。

然而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对过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回到单纯的原始世界。传统社群仍有许多层面是我们不乐见的，如杀婴、杀害或抛弃老年人、可能时常面临饥荒、天灾频发和传染病肆虐。传统社群的人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不时提心吊胆害怕遭受攻击。传统社群有些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自己具备的优点，不要以为理所当然而心生轻蔑。

## 国 家

传统社群的组织形态要比现代以国家或政府为主的社会更多变。<sup>①</sup>我们对传统

① 这里所谓的国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指由中央集团政府治理的大型社会。

社群一些特征觉得陌生，为了了解这些特征，且让我们将自己熟悉的国家特征作为起点。

现代国家人口少则数十万，一般都有几百万或几千万，像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口更多达 10 亿以上。人口最少的现代国家，如太平洋岛国瑙鲁和图瓦卢，人口都超过 1 万人。（梵蒂冈的人口只有 1 000 人左右，也算一个主权国家，位于罗马西北的高地上，以梵蒂冈古城墙作为国界。梵蒂冈居民所需完全仰赖进口。）在古代，国家人口数则是从几万人到数百万人。我们可从庞大的人口数得知国家如何供养这些人民、如何组织他们，以及这些国家如何存活。所有的国家主要是以食物生产（农业和畜牧业）来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而非仰赖狩猎与采集。以作物栽种和在牧草地上畜牧作为生产手段，让土地长满作物，饲养许许多多的牲畜，人类社会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如果在森林狩猎、采集可食的植物，所得的食物则非常有限，无法养活庞大的人口。因此，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总数不可能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在任何国家，以机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现代国家更可能只有 2% 的人务农。其余的人口都从事别的行业（如管理、制造或贸易），并不生产自己需要的食物，他们所需的粮食都由农民生产、供给。

由于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大多数人都互不相识。即使是像图瓦卢这种只有 1 万人的小国，一个人也不可能认识全国所有的人，至于人口多达 14 亿的中国更不用说了。因此，国家需要警察、法律、道德规范使境内人民不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经常卷入打斗。由于在小型社会人人彼此认识，无须设立警察、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机制，以便对陌生人友好。

最后，一旦一个社会已发展到 1 万人以上，如有重大决策，不可能把每一个人找来，让大家坐着面对面商量，或者使人人都得以发表意见。人口数目庞大则需要领袖才能做决定，也需要管理者来执行决定，再由官员监督决策和法律的执行。或许有些读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向往没有国家或政府管制、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梦是不切实际的：你必须寻找一个愿意接纳你的队群或部落。由于队群或部落里的人都互相认识，便不需要国王、总统和官员。

即使我们可以见到一些人口众多、需要一般官员治理的传统社群，但国家的人口数目远超过这样的社会，而且需要具有不同专才的官员各司其职。现代国家的人民往往觉得这些官员令人生气，但国家要运作，还是少不了这样的人。一国的法令多如牛毛，加上人口众多，只有一种官员将无法监督所有法规的执行。国家需要的官员包括税务员、汽车检验员、警察、法官、餐厅卫生检查员等。然而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机关都只有一种官员，这些官员有很多人，分属不同层级。以税务机关为例，最基层的公务员负责核查你的税金申报，如果你和该办事员发生争执，则可向主任申诉，主任的上面则是各分局或各州的局长。（其实，真正的架构要复杂得多，但为了简明起见，这里只列出最重要的。）卡夫卡在《城堡》（*The Castle*）这本小说中，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为本，虚构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员体系。小说的主人公为了和这些官员打交道受尽各种刁难，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我在睡前读这本书，总不免做噩梦，梦见自己和不可理喻的官员缠斗。所有的读者想必也曾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官员，国家机器也就无法运作。即使是乌托邦也少不了官员。

关于国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平等，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并非人人平等，即使是最讲求平等的北欧民主政体也不例外。这也难怪，任何国家制定法律规章的政治领导人都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平民只能服从。人民的经济角色也大不相同（如农民、工人、律师、政治人物和店员），有些人赚的钱就是比其他人多，有些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人试图消除社会不平等，如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提倡生产与分配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这些人还是无法消弭人类社会的不平等。

在农业兴起、人类社会得以大量生产粮食之前（公元前 9000 年左右），国家是不存在的。只有粮食大量生产，能够供养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且人口需要一个权力核心来治理，国家才渐渐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大约在公元前 3400 年出现在新月沃土，在之后的 1 000 年，国家也陆续出现在中国、墨西哥、安第斯山区、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到今天，展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除了南极，整个地球

就像拼图一样，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即使是南极，目前也有7个国家对这个冰封万年、杳无人烟的大陆提出主权要求。

## 传统社群的形态

因此，在公元前3400年以前，在这个地球还看不到任何国家。直到最近，在世界上某些大范围的地区也还有人不知国家为何物，只有简单的政治体系，过着传统社群的生活。传统社群与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本书的主题。但我们要怎么看待传统社群的各种不同形态呢？

虽然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还是可从一些跨文化的形态找出几个规律。我们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至少有4个相关趋势：人口数量、生计、政治集权以及社会的阶层划分。人口数量日益庞大、人口密度增加，就得有效率且大规模地生产粮食等必需品，才能满足人民所需。这意味农作物大都来自村子的农民，而不是游牧或狩猎，也不是靠采集就够了。现代国家则是以精密的灌溉系统、密集的人力与农业机具使每一亩田都得以生产更多的粮食。政治决策则愈加倾向中央，由领导人来决定，不再是一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面对面讨论的。传统社群的狩猎—采集族群人人平等，没有阶层划分，到了中央集权的大型现代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则变得非常显著。

这些关联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人口和规模相当的社会而言，就土地的集约利用、政治集权的程度和社会阶层的划分这几方面，有些社会进展比较快，有些则比较慢。由于人类社会的形态有很多，每一个社会从人口、生计、政治与社会等趋势来看，各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简便的表示法。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发展心理学家讨论个人的差异。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还是可以根据年龄做一些区分，如3岁的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同于24岁的人。但年龄是个不可分割的连续变化，并非可把“3岁”划分为一个阶段，接下去就是“6岁”。即使是同年龄的人也有很多差异。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发展心理学家只好采用



一些简便的分类，把人分为“婴儿”、“幼儿”、“儿童”、“少年”和“青年”等。当然，这样的分类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社会科学家也用类似的分类法研究人类社会，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社会的变迁是可逆的，不像年龄变化。农村居民可能因为干旱改为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但4岁的小孩绝不可能变回3岁。尽管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人可依年龄大致区分为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科学家也用各种不同的分类描述传统社群，有些科学家还是不同意使用任何分类法。在本书中，有时我采用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的分类法，以人口数量、政治集权和社会阶层的划分将人类社会分成4大类，即队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虽然这样的分类至今已用了至少50年，不断有人提议用其他分类，但瑟维斯的分类简单明了：他只分成4种，因此比较好记，如果多达7种，那就难记了，而且使用简短的单词，而非冗长的词组。但请记住，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多变，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分类法来讨论。此后，我们就不再赘述这种分类法的问题。

最小、最简单的传统社群（也就是瑟维斯所说的“队群”）只有几十个人，成员属于一个大家族或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如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大多数狩猎—采集族群和一些在田地工作的农民一般以小群体住在人口稀少之地。队群的成员数目很少，因此互相熟识，如果是大伙儿的事，都能面对面一起讨论，无须政治领袖，也没有经济分工。社会科学家也许会用平等和民主描述这样的队群生活：成员之间没有财富多寡之别（毕竟每个人拥有的东西都很少），也没有人享有比较大的政治权力，也许只有能力和个性有别，然而由于队群中有什么都互相分享，那些差异也就算不上什么。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证据来判断，从几万年前开始，特别是1.1万年前，人类的社会组织或许都是这样的队群。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扩展势力，尤其是自哥伦布初次远航（1492年），才接触欧洲人以外的族群，发现国家以外的社会形态。那时，在澳大利亚、极地、没有农业的沙漠区、美洲丛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可以看到队群的足迹。本书将经常讨论到这些队群社会，包括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